

清代筆記叢刊

池北偶談

王士禛著

三

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三

池北偶談卷七

清 濟南王士禎阮亭著

談獻

陳氏

康熙十五年丙辰春甘肅撫臣疏稱會寧縣典史汪玉虹妻陳氏被執罵賊不辱投井死得旨給銀三十兩立貞烈碑。

畢孺人

叔祖翰檢公諱象節字子度中萬曆壬辰進士選庶吉士第一元配畢孺人年甚少於邸中從容立嗣告於匱前自縊死奉旨旌表馮文敏公琦為傳比葬有雙鶴翔於墓所良久而去彈園襍誌云萬曆乙未夏翰林檢討王象節病危妻畢氏皇迫自縊家人覺之救免夫卒竟閉戶縊死辛亥夏戶部主事陳原道卒妻計氏哀慟不食淚盡血出死於柩旁道臣皆請旌表從之卓哉兩烈婦事正相類紀之以勸天下之為人婦者偶閱此錄附家乘。

馬文肅家書

無錫馬文肅公。奇世以崇禎辛未登進士。報至日。其父涵虛公夢人告曰。忠臣不事二

君。又少時夢自吟。從今別却江南日。化作啼鵲帶血歸之句。後果殉甲申之難。其答

成忠毅公德二東云。吾輩舍一死別無法。吾不為其難。誰為其難者。國家大運。一身

大數。總有天主之。天子我以成仁取義。固無憾也。勉之。吾輩正不必遜古人耳。又云。

讀教所謂是母是子。美之敬之。成忠毅公德東云。慷慨仗節易。從容就義難。吾輩將

為其難乎。抑為其易乎。又東云。弟幸老母舍妹俱在此。老母爭欲先引決。弟止之。以

從容慷慨二義為告。弟志在為其難。懼變起倉卒。我輩無以自明。故復以二義相商。

也。文肅自跋云。玄升。忠毅一門四人俱死。吾一室三人。庶可相匹。妾朱氏李氏俱贈孺人士夫

多有削髮為僧者。雖於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之義。未免有礙。然亦不得已之苦心。彼

念上猶在南也。與兒書略云。忠孝二字。是吾家風。好守之一姐先死。朱氏玉潤後死。李氏

女流得之。尤稱殊節。吾可無憾矣。玉潤父母可善視之。又云。吾少於夢中曾吟詩二

句云云。此文文山語也。曾向汝母言之。舊歲又夢汝祖父語我曰。汝六十一歲。羈星

在命。過不得。或謂必無是以中一填起金星為恩星也。今成我以千秋之節。又有兩

侍妾。為我添此光彩。何必非恩乎。特與汝識之。公孫艸。字雲翎。康熙壬子舉人。年少

有志節工詩文。不愧家學。與予善。惜早卒。未見其止耳。

蘇門孫先生言行

蘇門孫徵君鍾元先生。詩以康熙乙卯卒。年九十二矣。其自贊云。問爾為誰。曰。歲寒氏。歲既云寒。爾何為爾。曰。幼讀書。妄意青紫。長知立身。頗愛廉恥。雖困公車。屢蒙薦起。骨脆膽薄。不慕榮仕。衣厭文繡。食甘糠粃。隱不在山。逸不在水。隱於舉人。七十年矣。繞膝多男。及門有仕。老而學易。欲探厥旨。聊以卒歲。如斯而已。先生十四歲。謁楊忠愍子尚寶補庭。補庭問設在園城中。內無糧芻。外無救援。當如何。先生應聲曰。効死勿去。尚寶歎曰。足卜子生平矣。天啟中。左浮丘魏廓園周蓼洲三公。以瑞禍被逮。皆先生與鹿忠節繼善之父。及其甥壻張子度果中。周旋於患難之中。左公弟光明。魏公子學淵。周公友朱祖文。皆主其家。又與高陽孫文正公書曰。左魏諸君子。善類之宗。橫被奇冤。誰不扼腕。昔盧次梗一莽男子耳。謝茂秦以眇布衣。行哭燕市。曰。諸君子不生為盧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乎。李獻吉在獄。何仲默致書楊邃菴。求為引手。康德涵義急同調。至不自愛其名。浮丘廓園之品。固當直路獻吉。何次梗敢望某一介書生。尚負慚於茂秦。閣下功德前無。邃菴憐才。扶世之感。諒必激於中。宣

無意乎。及三公死。各坐贓數千。先生又與鹿太公醵金代上之。先生晚年。語門弟子云。吾生平尚友。凡三變。乙丑丙寅之際。則慕陳太丘郭林宗。癸甲之間。則管幼安田子春。今耄矣。其惟魏武公乎。奉聖夫人客氏弟光先介所知。以名馬貽先生。以家貧不能具芻茭辭。光先再致養馬之需。以病軀不能乘辭。先生常語門人曰。讀有字底書。要識無字底理。又曰。予五十年始識得一貧字。嘗有詩云。為人百歲只為子。學道終身總學貧。定力原從貧處得。猿啼鬼嘯也成鄰。先生家祭儀注略云。晨起櫛沐後。入祠三揖。自入小學。便不可廢。朔望日。焚香拜。元旦昧爽。設祭四拜。四仲月。用分至日。各設祭。行四拜禮。子孫供職事。凡佳辰令節。寒食寒衣皆拜。設時食。忌日設食拜。子孫素食。不享客。有事出門。焚香拜。歸亦如之。吉慶事。卜期設祭。兒女婚姻。焚香以告。生辰彌月。設食以獻。新婦廟見。設祭。主婦率之行禮。凡祭。婦人另行禮。各如儀。先生嘗題壁云。人生最繫戀者過去。最冀望者未來。最悠忽者現在。夫過去已成逝水。勿容繫也。未來茫如捕風。勿容冀也。獨此見在之頃。或窮或通。時行時止。自有當然之道。應盡之心。乃悠悠忽忽。姑俟異日。諉責他人。歲月虛擲。良可浩歎。先生孝友堂家規云。邇來士大夫絕不講家規。身範故子孫鮮克由禮。不旋踵而辱身喪家者多。

矣。祖父不能對子孫。子孫不能對祖父。皆其身多慙德者也。家中之老老幼幼。夫夫婦婦。各無慙德。此便是義皇世界。孝友為政。政孰有大焉者乎。先生前後廬墓六年。常言少年妄意功名。自雙親見背後。哀痛窮苦中。認取本來面目。覺向來氣質之偏。先生嘗言七十歲工夫較六十而密。八十歲工夫較七十而密。九十歲工夫較八十而密。湯孔伯弼云。先生之學。以慎獨為宗。以體認天理為要。以日用倫常為實際。康熙甲辰。先生以大難錄一事。牽連北上。途中語門人曰。憂患恐懼。最怕有所一。有所則我心無主。古來忠臣孝子。義士悌弟。只是能自作主張。學者正在此處着力。先生病革時。語學者云。近得一語。實為要訣。但未敢拈以示人。許平仲能化老僧還俗。此語通徹天德王道一齊了貫。

蘇門三賢

張果中。字於度。容城人。少從學於江村鹿公。

善繼業。禎中。左浮丘魏廓園。雅璫禍。難贈大理寺卿。

被逮。皆主其家。牧齋贈以詩。所謂夕陽亭下頻留客。廣柳車中每貯人。是也。後從孫

徵君入蘇門。高蹈遠隱。卒葬夏峯村北原。徵君為之傳。彭了凡。蠡縣人。舊為諸生。甲申後。遊河朔。依徵君以居。土人授粟不受。竟坐死。嘯臺旁。徵君題之曰。餓夫墓。理堂

和字寒石。西華人。本姓李。恥與閭逆同姓。改今姓。有詩文若干卷。亂後散軼。徵君嘗貽書西華左令。恤其老母幼孫。稱為魯連後一人。予嘗作蘇門三賢詩云。

王董兩烈婦

王貞烈孔氏。河南儀封人。進士貞壇女。適諸生王碧壺。碧壺肅敏公七世孫也。乙巳七月。夫死。自縊以殉。死三日。父母往哭之。目忽開。移時而瞑。董烈婦孫氏。山東福山人。歸萊陽董樵子道廣。道廣死。亦自縊。將死語其弟曰。歸語父母。勿悲我。父母劬勞。無以為報。是所以報耳。貞壇先兄門人

刁蒙古

刁蒙古先生。包祁州人。天啟丁卯舉人。隱居講學。曾見其潛室劄記二卷。錄二條於左。為蓋世豪傑易。為慊心聖賢難。易言趨吉避凶。蓋言趨正避邪也。若認作趨福避禍。便誤。

左翼宸

左翼宸先生。圖應州人。少失愛於繼母薄氏。以孝聞。後舉孝廉。為嵩縣令。闖賊寇其境。竭力拒守。城陷被執。將殺之。薄以身蔽先生。泣曰。我繼母也。兒事我孝。願以身代。

孝兒賊感而釋之。居鄉一介不取。冬常單衣。有老蒼頭世寶者。製絮衣以進曰。主人義不他受。此衣寶力所營。願主人安之。竟力却不受。所著有知非集。

范呂二公

范文忠公夢章。景甲申絕筆云。坐卧小樓。竟亦難耐。故此決絕。萬曆中。文忠為東昌府推官時。雒陽呂忠節公。維為兗州府推官。後同入為吏部郎。天啟甲子乙丑間。同以忤璫歸。崇禎中。又相繼為南京參贊兵部尚書。文忠撰忠節太翁墓誌。謂予與介孺生平行徑臭味無一不同。卒皆以大節著。呂公子兆琳字敬芝。順治己亥進士。官御史。與予善。孫履恒。康熙甲戌進士。謙恒。癸酉舉人。

長白先生

元張慎與名臨。讀書長白山中。淹貫經史。生徒千里。負笈屢徵不起。學者稱長白先生。元明善完顏令去思記云。與齊處士張臨善。楊廉夫撰鮑孝子志。又載先生至元間。由丘園官至祭酒。狀元張夢臣中丞張朴。大叅張誠等皆先生門人。又鄒平縣北地名河溝。有先生為其父阡表。中自云為司業貳上庠。僅半載與廉夫言相近。元太史與先生同時。記稱處士。不知何謂。今長白先生龍池上有三賢祠。祀伏生。范文正。

公及先生也。嘉靖中。鄒平丞朱仲恩夢一丈夫。冠服朴異。不類時人。自稱予有名無爵。世所稱長白先生者。乃太學生張松遠祖也。松嘗記其事。姪孫中丞仁軒公元曾孫尚書華東公登建先生祠於縣東七里。尚書為之記。

丘方山

丘方山。名鳳。河南新安人。以刀筆仕。至南京。龍驤衛經歷。少讀小學。大學中庸禮記。躬行有德。日以朱墨二圈。記別理欲。有弟蕪其田。以為已分田多瘠。先生即以已田易之。已而沃。弟田復蕪。先生又易之。初仕獻縣丞。稱清官第一。後自南京告老歸。居方山下。鄉黨以為錢宣靖公後一人。先生與洛陽尤西川時熙友善。西川門人孟雲浦化鯉。狀其行。呂忠節公維祺作謚議。予於纂修明史時。曾以其行狀謚議送史館。

沈文端公家書

歸德沈文端鯉家書一通。略云。王父母賜扁。曾央大哥往謝。否。爾已後只以不相見為主。寧可禮節上差些。勿要開了此端。出入公門。招惹是非。且受勞苦。拜客只可騎馬。不可乘車。家下凡百儉素恬澹。不要做出富貴底氣象。不惟俗樣。且不可長久。大抵盛極則衰。月滿則虧。日中則昃。一定之理。惟有自處退步。不張氣焰。不過享用。

不作威福。雖處盛時。可以保守。近者江陵張老先生。一敗塗地。只為其榮寵至極。而不能自抑。反張氣燄。以致有此。可為明鑒。我今雖做熟官。自處常在冷處。必不肯多積財貨。廣置田宅。使身終之日。留下爭端。自取辱名。爾能體我此意。凡百學好。已知持滿之道。只愁爾一向做得門面大了。無富之實。有富之名。日後子孫不免受累。為今之計。要減些田土。損些受用。衣服勿太華美。器用寧可欠缺。留些福量。遺與後人。此至理也。秋夏糧及早上納。多加與些火耗。各莊上人常約束他。莫要生事。捨與窮人綿襖一百箇。趁早預備。親戚中貧者孤寡者。闕暮年光景。頃刻可過。何苦如此。只圖灑落為快也。我求歸之意。已與申老先生說過。尚未見許。沈埭近日頗知讀書。坊牌既不能止。隨府縣建在何處。只是不可妨礙人家。既有自備木料。官木料不必用之。又寄子域云。昨相知有書云。地氣自南而北。今吾鄉人半入南中矣。此段似為四明相而發。予跋之云。右口德沈文端公家書一通。字字聖賢忠恕之旨。予欲續名臣言行錄。因從宋牧仲所借歸。手錄藏之。然以文端公敬慎如此。而猶不免四明之忌。仕路真可畏哉。公為先伯祖太師公。隆慶辛未會試房師。其文集正續稿。皆太師序刻之。

施允升

宣城施允升先生。大愚山之祖也。萬曆中。倡明講學。私淑盱江羅近溪。與鄒南皋。焦澹園諸公遊。嘗有羅姓者。兄弟鬩牆。先生要之家。反覆勸譬。聲淚俱下。兄弟遂相抱而哭。先生為講學歌詩。三日始散去。其叔祖某絕產千餘金。應歸先生。一介不取。捐為義田。以贍族。又置義學。以教族之子弟。所著有中明子集若干卷。

王端毅公遺事

三原王端毅公遺事。凡四十則。公子康敏公所述。夏日京邸。偶得一編。讀之。因錄一二。則以自警。公家法甚嚴。子孫雖孩提。無敢嬉笑於側。盛暑中。必使著衣襪。始侍左右。嘗曰。教爾曹讀書。非為利達計也。正欲使知為人底道理。公謝政後。有一通家子。在官寄茶一簍。公受之。後復寄二簍。亦受之。但答書云。令先君為時名臣。吾子宜清白律已。勿替家聲。何勞為老夫之故。數數寄贈。吾受之心甚不安。此後勿再寄。寄亦不受矣。公門人蔡虛齋發志錄一條云。公嘗問今學者滿天下。何故異才難得。予對云。是固有由上之人。所以養之者。本未盡其道。下之人又幸際時之昇平。而售之急耳。以生所見言之。如生稍知章句訓詁人。便舉而進之於學宮矣。未幾作經義。甫成篇。便得補廩。又未幾作三場文字。便期中舉人。中進士矣。一中進士。則官已到手。或

無暇於學。或自以為無用學矣。其仕而能學者無幾。蓋識見既淺。踐履必薄。規為必粗。非所謂俟其熟而食之者也。况自幼入小學。所學多非學做人之實事。人才之不如古以此。公曰。然吾兒子承裕。今年二十三。丙午年已中舉人。然吾未欲其急於仕。且令靜覽羣書。間閱世務。冀他日得實用爾。承裕即康敏公。仕至戶部尚書。

楊斛山先生

富平忠介斛山楊公。清節冠一時。其以建言罷出都。夫人乘一驢。公自步從。三原馬谿田光祿生日。聲伎滿堂。聞公至。急揮去。設齋鹽相對而已。關中士大夫至今能言之。公裔孫紹武。順治己丑進士。與予友。嘗遺公文集。

楊以齋

海甯楊以齋

建通政

予同年進士。知高要縣。入為給事中。初上諫獵疏。世祖皇帝震

怒。親幸南海子。召九卿以下。至晾鷹臺。然後召楊入。諭以安不忘危之意。責以沽名

天威甚厲。衆皆為危懼。然世祖實獎其敢言。有意進用之。康熙初。彗星見。上天變修

省疏。廷議遣滿洲大臣巡方。上疏止之。凡所論奏。皆闕天下大計。給事中舊司封駁

久廢不行。楊獨行之。直聲震一時。本朝諫官。當以以齋為第一。御史當以李琳枝先

為第一。銓曹當以王東臯勉伯為第一。天下公論如此。

王東臯

王東臯勉伯河南湯陰人。丙戌進士。久於銓曹。一介不取。恒居官廨。雖胥吏亦服其清。正同年范印心以平陽監司入覲。念其貧。懷金將遺之。約同年館卿錢縱同往語久之。卒不敢言而退。寒冬惟一羊裘。數年不易也。御史李某過湯陰。見其居室庠陋。歎其清節。特疏薦之。時王已自選郎改御史。內陞京卿。歸里。上有意以都御史召。竟未及用而卒。海內惜之。滿洲總憲某嘗歎鹽法之弊。合肥龔端毅公曰。古云。有治人。無治法。但以兩淮付王伯勉。兩浙付魏象樞。各加僉都御史。久任。何患鹽政不肅清乎。

丘文莊

丘文莊公濬。著世史正綱。持論嚴正。至其為相。則逐三原王端毅公。惡莊定山欲誅之。何其明於論古。而闇於立身如此。

耿公祖孫

館陶耿大叅明。成化丙午舉人。弘治丙辰進士。官御史。以忤劉瑾謫官。累官山西叅政。其曾孫中丞如杞。字楚材。亦中萬曆丙午舉人。丙辰進士。廷對甲第。悉同。官遵化。

道副使以忤魏忠賢為閹黨巡撫劉詔所誣逮繫累官山西巡撫干支狀貌無一不同中丞孫願魯亦中康熙丙午舉人庚戌進士今為翰林編修

周將軍

前明崇禎十五年本朝大兵入畿輔山東次年始北歸封疆大帥無敢一矢加遺惟周將軍遇吉時調防天津大兵至巡撫馮元颺令出戰周以五百騎伏楊柳青大兵至邀擊之自辰鏖戰及酉其夜大兵徙營北去聞滿洲諸公言壬癸入關之役往來數千里如入無人之境惟見此一戰周後與其夫人禦闖寇死偏關最烈

三公薦人

明弘治中聞朵顏將入犯孝宗召閣臣劉文靖謝李二文正三公議遣廷臣整理邊關糧草初擬顧佐王儼上云掌印須留管家當各衙門官先生輩知之可舉其有才力者三公退擬侍郎陳清李士實以進上改批用都御史劉仲宇通政司叅議熊偉按士實南昌人武宗時佐宸濠為大逆不識當日三公何以薦之

自比古人

王儉自比謝文靖張濬自比裴文忠王昭遠自比諸葛忠武侯

史閣部

康熙二十年。吳江吳漢槎兆騫自甯古塔歸京師。駐防將軍安某者。老將也。語之曰。子歸可語史館諸君。昔王師下江南。破揚州時。吾在行間。親見城破時。一官人戴巾衣。擎騎一驢詣軍營。自云我史閣部也。親王引與坐。勸之降。以洪承疇為比。史但搖首云。我此來只辦一死。但慮死不明白耳。王百方勸諭。終不從。乃就死。此吾所目擊者。史書不可屈却此人云。

乙將軍

乙將軍邦才。山東青州人。以總兵官隨史相守廣陵。同日授命。

任太守

任民育。山東濟寧人。中甲子乙榜。為揚州知府。亦不屈死。志皆軼之。

南尚書

工部尚書渭南南公二太益。居巡撫福建時。紅毛番以明月珠珊瑚樹異。香火馬諸珍寶物賄請互市。公絕其使。焚其貢物。口占一詩云。明月珊瑚貴莫言。番書字字誑軍門。牙前立下焚珠令。不敢持將獻至尊。授部將以方略。討之繫其酋。高文律。閩人。立

石平遠臺以紀公績此崇禎間事也康熙六年丁未五月荷蘭貢使卑獨攀呵閏等入貢時公姪廷鉉為主客郎中與予共事為述之如此

李忠定公從祀

宋南渡人物李忠定公第一張魏公生平不强人意處甚多而為宋齊愈劾罷忠定尤南渡治亂之關予往讀名臣言行錄恒欲著論以明之頃見鄧左之幘張浚不當從祀歷代人王廟議明白正大千古定案遂為閣筆其略云建功於中興之際首當聯絡公忠之人宋至靖康建炎之間人臣皆以緘默柔媚輸國於人為奉職而以恢復雪恥為不忠宋齊愈黃潛善汪伯彥之徒其尤也非李綱東國整立規畫何以成朝廷哉浚乃甘以身為潛善客與齊愈厚而隱其書立邦昌之罪劾綱以私意殺侍從致綱罷黜綱罷而兩河相繼淪陷失身非類得罪君子雖有隨時倖立之功名而其虧喪已不可贖矣夫從祀重典也謂宜黜浚而陟綱云鄧有仰止堂文集清峭可誦

趙忠毅公擇言

康熙丁未讀高邑趙忠毅公閑居擇言謹錄數則於此 太宰陳公有年典選予為